

我有我的主题

——虔诚的诗路跋涉者刘章

周 韬¹, 李延江²

(1.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 学报编辑部, 河北 石家庄 050801; 2.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 河北 石家庄 050801)

[摘要]刘章, 是建国后崛起的老一代诗人中硕果仅存的“农民诗人”。他的诗以饱含乡土气息和浓烈的乡情而独领风骚。他从农村颖出, 历经生活磨炼, 却坚毅不拔地用他的诗歌编织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强烈地体现着辛勤、挚爱和奉献的主题。他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诗歌在无忧的调子后面隐含着他的苦闷彷徨, 其后的诗歌则是欢乐与忧愁, 平和与激荡同行, 显得比较开放成熟。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农村题材的根据地, 但却与时俱进地扩张到了旅游题材和社会生活的一般题材, 有很多诗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很高的思想性, 使诗人完成了由农民诗人到人民诗人的升华。在诗歌形式上, 刘章由单一自由诗转向多种形式的探索, 尤其在吸收古典诗词传统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实践。他的诗中显现的是一个虔诚的诗路跋涉者的刘章。

[关键词]刘章; 农民诗人; 人民诗人; 诗路跋涉者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188(2003)02-0024-07

刘章, 说起名字似曾相似, 在诗界繁星中他也许难以比拟北斗、金星, 但如果你对这位诗人生之旅好好研究研究, 你会认为他不愧为诗界繁星中能量丰富, 自具特色的一颗。他虽然说“我不问哪颗星是我, 我想问哪颗小草是我”^[1], 但他崛起自山野田间的不易, 他以诗美演绎青春的顽强和挚着, 他的诗品和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高尚人品, 会让你肃然起敬。他的许多诗和诗集, 在当今的社会大舞台上, 尽管不一定起着什么振聋发聩, 响雷乍起的政治作用或一掷千金的经济效果, 但在歌唱生活, 塑造诗意图象, 传递人生经验, 熔铸人生哲理, 启迪智慧,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诸方面有着不可尽言的意义。最近他又在他生活的土地上获得“石家庄十大优秀文艺家”首席美誉, 无疑这是对诗人辛勤耕耘和积极奉献的又一次肯定。

当然, 刘章的人生旅途上并不尽是鲜花和掌声,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年代与他为伴的主要是苦难、无奈、烦恼和寂寞。刘章出生于 1939 年, 纷飞的战火, 弥漫的硝烟薰烤着他的童年, 很长时间里, 他只能听一些山中民歌、坊间小曲, “而不知书为何物”。“读初中偏偏爱上诗”^[2], 1956 年即开始写诗, 诗可能是新中国送给这个少年刘章最大的人生礼物。当时 20 世纪 50 年代有着金色童年的孩子都希望用诗编织出自

己理想的梦。不过, 这个梦, 事隔多年, 让刘章回味起来却有点苦涩: “为了几句该说又不该说的话, 我惆怅地离开了读书的校园。”^[3]遥想当年出于对诗歌的热情和忠诚而针对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的《草木篇》所作出的不是毒草的表态, 因正好赶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而意想不到地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苦旅。1957 年冬开始的那场政治风暴卷跑了这个 18 岁高中青年的求学深造之梦, 注定了以后多少年土里刨食的艰苦。遗憾的是, 荒诞的政治给刘章带来的荒诞命运并不止于这一次, 1966 年始发的十年浩劫让敦居乡间的刘章无以幸免, 他无端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而遭到“专政”和“揪斗”, 让他继续吃尽苦头。从此, 贫病交加的岁月年复一年, 折磨得常以“生活压在双肩, 我们挺起腰板”^[4]自砺的刘章也不堪其累。“担得起欢乐, 也担得起苦难”^[5]的刘章也“苦闷只怕是晚上无聊, 寂寞也无人来问”^[6]! 厄运解除, 瞬腾出山的刘章已近不惑。长期厄运虽给刘章带来了无数的难耐, 然而正像经受得住千百年苦难的中国农民, 刘章这个农民的儿子, 崛起于乡野的中国第一代诗人也有着农民般坚强的性格, 时代的严酷也铸造着刘章沉着思考、积极探索、倔强自鸣的诗心。他孤独但不甘孤独, 他寂寞但不甘寂寞, 他不屈于扭曲社会对他命运的裁决而

[收稿日期]2003-01-04

[作者简介]周韬(1943-), 男, 湖南长沙人,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主任, 副教授。

不自沉沦,他从湍流中顽强地挣扎出自己的头颅。他后来有一名句:“我有我的主题”,这句压缩着刘章性格和理想追求的话语可能就是从那时的恶劣环境中酝酿出来的。

是的,刘章他并不寂寞,他的人生有诗为伴,他的诗以大众生活为题材,题材以爱为经纬,爱又以奉献为旨归,奉献的实现又以自己的辛勤为保证,他在诗里着实寻得了一个非凡热闹的世界。打开他的诗章就感受到他那情感里流淌的火热、浓烈的爱。虽然他也有理智的恨,但他主要是痴心如歌德般吟咏着“天啊,有所爱,多么幸福”的诗句走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那类诗人。他曾借贾岛之事写自己之心,“低头推敲,不必担心,山乡路,不会把大人的轿子冲撞”。他做诗实际上是一种对事业的热爱,而与宦途追求、攀龙附凤无关,他最初的田园颂就是一种纯情的爱。一个对所爱没有放弃的诗人是绝不会寂寞的,正如他后来诗句所言:“只要有诗在,只要有情在,人世间便没有真正的蛮荒!”^[7]别小看了这几句小诗,却包含着诗人的至深哲理。对于诗人来说,关注就是一种爱,诗人是以诗来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的,只要“一颗诗心不灭”^[8],不断耕耘,诗人的艺术园圃就终会葳蕤生光,成为精神的理想园地。可以说,正是这种辛勤、挚爱和奉献的思路,造就了一个农民诗人的刘章,成就了一个人民诗人的刘章。

在辛勤、挚爱和奉献这个主题张力下,刘章说自己就像一张弓,“我是弓,弓弦常满/像天上月,缺了还圆/我服从爱的驱使/我服从情的派遣/靶心是天上的太阳/箭头是手中笔尖……/且莫说,无日清闲/像饮绿茶,苦后回甜”^[9]。附丽着诗人人生理想的这张弓,完全是一个奋斗者的形象。无疑,辛勤、挚爱和奉献与奋斗者有着不解之缘。

为了自己人生理想的这个主题,刘章无日不在奋斗中努力学习和创作着。学习和创作成为他生命的有机整体。他向生活学习创作,他在《致诗友》中暗示不要害怕命途多艰,认为这往往是造就“真正诗人”的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愈是泥泞的路上,踩下的脚印愈真”^[10]。他懂得,“生活是泥土”,是自己这颗“树”的立根之本,“生活是水”,是自己这条“鱼”生命的依托。他感谢“生活的道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更让人求索、进取”;他感谢“生活的味道苦辣酸甜,苦辣酸甜才是生命的主题”^[11]。他从拉网捕鱼鱼跳网感悟到“生死关头的慌乱,让人心跳”。但也从人们的一厢情愿地“想象天堂”而豁达地主张生死顺其自然则更有益,“还是归入黄土吧,去肥花草,百年一梦,红飞绿绕”。像这种从实实在在生活水滴上映现的思想闪光,诗中随处可见。刘章真的是很好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报了生活,“当日清清苦苦,回头都是诗行”^[12]。他向人民学习创作,他“与妻闲话”“倭瓜架”,“东家、西家,谈心拉话”,他体味草民聚餐“打平伙”的快乐,他从扛山人的“歇肩石”上看出“山民伟大与艰难”。他“朗吟的大块人生歌”中没有灰头土脸的群众,“诗不允许展览疮疤,传播浊气”^[13]。作者的诗歌中只有恩重情深的乡亲和至爱宾朋。那“晨挑菜、暮看瓜”的农民坚守的“一分货色一分价”、“任挑任选无欺诈”的厚道忠

诚,那罗庄农民艺术节上“咱也要露一手”的小哥手的爽朗自信,那因没有现成舞台而用甩鞭打场子打得观众“一个个喜洋洋”的演员的高尚的演技,都在作者心灵中撞击出了火花。他向时代学习创作,他憧憬那有如“晨钟号角,更振奋人心”的诗,记录时代足音的诗。诗人对这种诗有着很高评价,这集中反映在他的一首《读抗战街头诗》中:“载诗的墙头被拆/作诗的人儿不在/浩气直送云霄/壮志不没蒿莱/诗人回归大地/诗句走向未来……/躯体呵,烟消云散/精神的花朵常开。”^[14]在这种思想激励下,诗人写了不少反映民心的诗。记得有人说过:“唱出人民的心声,这是新诗能否发展起来的一个关键。”^[15]刘章的创作无疑坚持了一个正确的服务方向。他向传统学习创作,从中去寻找意蕴和形式的精品。他认为《诗经》和《离骚》的丰富内容有如“云霞万里”,影响深远。他自己生活中就是“偶来客,有蕨薇,常下酒,用经骚”;用经骚下酒,想象奇特外亦见传统诗歌对作者生活渗透之深。诗人也推崇以直白见长的白居易,“平日最重乐天诗,乐府新声叟始知”^[16]。刘章诗歌少粉饰,多直白,求真意的特点应该与他崇白仿白有关。刘章后期的诗歌多写人生体验,有了哲学的视野。“哲学世界的诗都可以被称之为广义的古典诗”^[17],诗歌语言和人生的哲学体验结合起来创造形象和意境是中国诗歌的典型传统,刘章的诗歌有其回归古典的一面。如他的一首《山行》:秋日寻诗去/山深石径斜/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 就以五绝的形式,“短短二十个字,全用白描,以静衬动,一反‘黄花’意象寂寞凄冷的古意,活画出北方山野菊花漫坡夹径的一派生机,读之令人过目难忘”^[18]。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辛勤、挚爱和奉献这个人生主题张力之所至,强化了刘章对诗歌形象的搜罗和意境的挖掘。“冷魂”“瘦骨”,听凭人们欣赏其痛苦的腊梅,“吐完最后一个音符”才“坠下了晴空”死去的云雀,“一旦被掘出来”会“发出荧荧光束”的夜亮木,在身上已经长出许多蘑菇,仍然希望在“化做一堆黑泥土”后还能“再给我一颗种子”的朽木,等等,都闪亮登台在他的诗歌舞台上,巧妙地将自己的理想影子消融在笔下各种事物里,卓显其化腐朽为神奇的深厚功力。其中有一首《尺蠖》,写这种生物“九十度弓身一次,才向前跨进一步,就这样不舍昼夜丈量着生命的长度”,这种艰难曲折,坚毅不拔,孜孜向前,追求生命价值的形象让人不期然而想到刘章自身。

刘章总是善于创造性地张开他那想像的时空,诸如《想像天堂》《面对坟茔》类诗就是极端对拉式地扩展搜寻的视角。他想用山花榆钱、芳草盆松、点瓜种豆、鞭驴捞虾这类民间普通事物去贴近生活,去发掘回归田园的快乐,想如太史公般在天涯之旅中获取历史的启迪,想从剖白自己中唤回时代的记忆,想从世界的风云动荡的走笔中去向人民交出一个新的自己。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是成功的,它突显了诗人的人格,亮出了“诗人的肝胆”^[19],定格了诗的品位,托出了一个脑海里总是奔腾着亲近可感而非贵族式诗思的刘章,一个努力与文

化时代的诗歌接轨的刘章。“文化时代的诗歌”，这是不容易走得进去的理想诗歌领域。诗歌学者李怡是这样给他定位：“(1)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2)深层的民族文化自省意识；(3)更自觉的哲学、语言学精神；(4)多文化的艺术模式。”^[20]这自然是刘章努力的目标，但也同时是他正在接近和实现的事实。然而刘章是现实的，他一开始并未将自己定位得这么高超，他的成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后回头一看，才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他的学生诗人——农民诗人——人民诗人的人生轨迹，是他的追求和现实结合的产物。他有强烈的现实感，也有强烈的追求愿望，两相结合，便有了一个一个坚实的脚印。他还在正上高中的年代，就曾以诗歌的形式探究着求学的目的，“是让我把劳动人民失去的文化，重新取回来交给农村”，“使我的汗珠慷慨地献给苗根”^[21]。对比80年代唱着“我辛勤，我奉献，我有我的主题”^[22]的刘章，你会惊喜地发现，这仍然是同一个诗人，生活的不公平并没有将他的人格理想挤压变形，对奉献的追求是贯穿他整个人生的一根红线。他的这种挚着，不是非理性的，在这一点上他也是“我有我的主题”。当1999年《星星》诗刊作者张全贵发表了诗之问，他问刘章“还做牛吗”，问题之奇反映着问者了解之深。刘章则回诗：“回答是肯定的：做/愿做牛，代代，年年，月月/有些土地还要牛耕耘/在远山、僻野/而皇帝的宝座/要永远停歇/我不做牛，谁做/他要做‘牛’，社会需要他做‘牛’”，这种肝胆相照式的回答不难看出作者理性之崇，追求之韧。这是一头在不懈追求，始终坚持着自己主题的“牛”，可敬的“牛”。这个回答的干脆坚定也透露出作者主题之思是深思熟虑之后转化成的根深蒂固，是作者信仰、文化、人格和气质的积淀和其社会角色原始自觉的反思的必然。

在诗界，到底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说话呢？这是刘章毕生以其诗的创作实践作解的话题。记得刘章连欣赏报春的桃花时也曾“思绪萦萦剪不断，此刻不知我是谁”^[23]。不过，庄周梦蝶后产生的“我也”“蝶也”的疑惑在刘章或许并未真正出现，因为他紧接着就以“愿我丹心碧血”“化作桃花红雨”来抒发了自己的人格理想，给自己找到了答案。当然，这种人格理想只还是基于农民诗人的人格理想，这从刘章他给自己定位的形象多从乡村取材可见。诸如：“我愿做贫瘠土地上的一颗小草”，生长在山野小道，“衬托那红花更俏”；“我是一颗橡栗”长成薪材后经窑火锻炼成炭，燃起温暖别人的火苗；“我是黑枣”，不怕“过了立冬”，“地了场光”时人们在树下用一根根木棍狠狠地打折挂果的枝条，“满树紫金纷纷落”，“人们来把我的感情收获”，就是我“滚烫的情歌”；“我是一粒蚕籽”，“一次次痛苦的蜕皮”就是为了成熟后“吐出情丝万缕”“为别人做衣”。在这些诗句中，所选择事物的乡土气，喻体与主体之间朴素的理活性，语气的肯定性，都锁定了刘章农民诗人的形象，锁定了他辛勤、挚爱、奉献的主题。作为农民诗人以这类形象向社会致意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但作者并

不止于此，他对“我是谁”有着更深层的追问和思考。在形象定位的背后是诗人刘章非常理智而现实的哲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定位。诗人认为：“一个诗人，他是社会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24]，“诗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社会的人，诗当然也有社会属性”^[25]，“一个诗人的一己之情又往往是社会生活在诗心的反映”^[26]。这些话都显示诗人在按着存在决定意识、事物相联系相制约相发展的原则正确地考虑着诗人与社会、诗人的面貌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理智而现实的刘章当然明白，初上诗路的自己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农村初中青年，“受挫退学还乡”之后又很长时间内只能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种田人和乡亲打交道，整日感受的也大多是青石板、老槐树、柳罐、辘轳、耧地开犁、汲水搓种的乡村风情，只能“以生我的小村，养我的小县为蓝本”去开创自己脚下之路。“对山民苦乐的理解，对山民的劳动的熟悉，恐怕是同时代诗友莫及”^[27]，这确实给了他极大的创作方便，顺手拈来俯拾即就的诗篇成就了诗人的才华，所以他历来都非常愉快和真诚地认同“农民诗人”这个似是而非的名份而不以别人说“他是写小诗的”而自增惭怍^[28]。而且他也一直矜持那一份乡野之性，直至1985年著名诗人张志民在二十年后再次相见刘章时，仍然觉得“他没有丢掉农民身上那许多可贵的东西”。真如诗人刘章夫子自道，“我头顶着农民诗人的桂冠，握锄又握笔，昼夜的(地)耕耘”，很好地完成着自己农民诗人的使命。

他用自己的笔讴歌了大量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的农村劳动者，备型的男人、播种的女人、砍山的汉子，牧羊的老翁、浇畦的嫂子，赤足裸胸的粗犷山民，以及当年诗人被批斗时那个口中“厉声喊打倒”，手下却“推我倒人绿树荫”保护我的好心“大叔”，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没有稍忘的亲人。这些父老乡亲赖以生存的土地，川原河泽，几乎有名可录的如北山、雾灵山、横河、老虎沟水库等作者都以诗句与之结缘，“水做情肠山做骨，山灵水气入诗魂”^[29]。乡亲们的劳动和生活也是诗人最得心应手的诗歌素材，进山、垒坝、汲水、采桑、挖药等作者无不赋予诗情画意。农村土地的所生所长，野外的山花山果，“屋后的梨”，“门前的柳”都有幸进入作者的诗行，或婀娜多姿，或绽花吐蕊，或挂果流香。农村大自然清新的湖光山色、雨中雨后、滴露晨星、春风春晓和它的韵味：“山的坚强，水的柔情，树的直率”，都经过作者瞳孔的透视和心灵的对接而形神兼备地叩开人们的心扉。这些乡村诗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广阔、鲜活的农村世界，使我们感觉到了农村的脉搏和作者那深厚的乡情。作者对于农村的厚爱深入到了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为吟咏的反反复复。即于乡音，作者就曾写过多次，《乡音》、《乡音未改》、《乡声》三首诗及其他诗中屡屡出现相关文字。作者实际上把“不忘乡音”解读成不忘自己的根，解读成自己“诗情不衰”的源泉。作者以为，“文字生涯二十年间”称心的句子都是“来自家乡山水间”，“家乡的泉水是哺育我的乳汁，家乡的父老是我永恒的爱”^[30]。可以说作者的山水诗、乡情诗是作者从自己根上长出的花枝。他对亲情、乡情的自

诉,对家乡山水风情的讴歌,对自己童年父辈苦难的回忆,借农村的人、事、物的达意言情,都是诗人情愫的升华和沸腾。作者笔下的多景台,其风光绝非自然风光和社会风情的机械范铸。一景一物,一事一人,在刘章笔下并不单纯追求酷肖其形,所重多在凝炼其神,开拓其意,作者是一个以意情见重的诗人。他“思念故乡雨后的新松”,他留连故园的井台,他想起被日本抓去做劳工“一年后才知道他死在瑷珲城”的父亲,他“写在母亲坟前”的喃喃“细语”,这都是他抹不去的记忆,永远拆解不开的情结。即如小院院墙的豁口,在诗人眼中也是如许美丽:“院墙豁口似剪,剪下一段青山。春红、夏绿、冬白,把四时画图送给小院”。不仅自然山水通过豁口透出盎然生机,人间情意也得以转达沟通:“丈夫在野外耕云播雨,妻子在家飞针走线”;从墙头豁口流淌着两种画面的诗情:丈夫山头回眸,“那姿影让妻子享受一天”;黄昏归来,丈夫在门前也享受到了妻子从豁口传出来的无限温情。看看,农村的一个有缺陷的事物在作者眼中都有着多么美丽的内涵,“分明是欠缺,反倒更圆满”^[31]。这就是作者的挚爱诗心。而可贵的是作者诗心无处不在!他赞美一如山葡萄般幽居而柔韧依人、美丽天成、生活中充满酸甜滋味的山中女子,泄露了作者对山中劳动妇女的关爱、同情、惋叹的复杂情感。他从“童年在场院里丢丝线”的少儿猜谜游戏想到“一辈一辈接着猜,重复着一个主题的”山里孩子,是作者对山里孩子命运前途的深情思考和忧虑。^[32]他在返乡入村前那相见而不相识的儿童脸上读取“故人面貌”,“一个个对号”“张王李赵”,“慢慢猜谁家年少”,“向孩子们轻轻问好”^[33]。这是翻新古人诗意、去除了近乡情怯,突显了近乡情真,是对新一代的关注。

这些农村题材的诗歌大多以田园牧歌的形式重现在我们面前,是对美好的祝福,是对希望的呼唤,也是诗人心灵的慰藉。如果没有这些诗篇,那就没有曾经拥有农民诗人桂冠的刘章。当然,他唱着一曲曲无忧调子的时候其内心却并非无忧。他在1971年冬曾在老家兴隆作了一首《自画像》,说他自己“如醉如呆伏案头,不是愁。诗未厚,人消瘦!窗外,北风飒飒月光流……”在寒冬黑夜般的政治气候下,诗人多坚毅的心灵也被蹂躏得昏沉麻木了。如果说始自1966年的“文革”十年浩劫之前作者还能唱唱田园牧歌,至此时连这一点唯一可以沉醉的机会也快完全被剥夺了。作为农民诗人的刘章,“五年净写检查”,几令作者诗思殆尽,农民诗人的理想和追求在这时受到了严酷的考验。但习惯了“平生坎坎坷坷”的刘章“从不悲哀彷徨”^[34]。1960年前后物质极度贫乏时,他仍以诗歌寄情,犹自“马儿咴咴叫,人望北斗笑”;文革前一年至文革中,他也似乎无忧地唱着“鞭有声,人多情,声声鞭响心花放,高歌群山应”^[35],“风展红旗似航灯,田野起歌声”^[36],“歌声洒遍,心窝里铺开彩霞片片”^[37]。这在饱受折磨后不是搁笔禁声就是抒怀释忿的人们看来,真不理解这些无忧调子在那种精神痛苦下怎能写得出来。其实,这固然与思想的单纯自不无关系,但也不是没有“山里人让脚步打着旋子,把叹息留给

黄昏月明”的影响,不是没有诗人想“尝遍酸甜苦辣,化作思维营养”的主观真诚,^[38]而也恐怕正是这种单纯和朴素帮助了刘章继续着农民诗人的脚步,完成了“志士长歌当哭”的慷慨。^[39]

十年浩劫的结束,在刘章面前打开了一个宽阔世界。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感受立即激活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和重新定位变革自我的要求。新时代也是诗人刘章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刘章在这个时代真正有效地实践了自己的主题,他一是塑造了一个学习型的刘章,这在前面已有阐述,二是完成了诗歌题材的多样化,诗歌主题的现实化和深层次化,三是进入了诗歌形式的多样化探索。由于作者的工作变化,生活空间的扩大改变了作者只能依照小乡小县生活为蓝本创作的情况,由于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的改善和宽松使作者也能够广镜头、多视角地观察和抒写生活。作者说:“游五岳,游黄山,登峨嵋顶,回首登山的脚印,似一行雁字横空。”作者后来行踪所至远不止此。作者曾经在青戈江、桃花潭追踪李白的足迹,在凤阳龙兴寺探询朱明的兴衰,在“包钢一瞥”“火红的钢锭”,在南宁借桄榔为周总理“身正高千尺,有节不生枝”的高风亮节感怀。他造访过巫山神女、秭归香溪、洱海蝶泉、黄龙瑶池,曾品味九寨湍瀑、漓江波影、泰山飞雪,曾飞临天涯海角栽种“诗人的椰林”,“飞过黄土高原”,领略茅台的酒香。他登华山写意,过洛水传神,赴银川问好,游北海吟情。夜郎古国,今日的桐梓出现了作者的身影,昔蛮荒谪地海南的崖州移动着作者“寻找李德裕的脚印”的脚印。(李德裕为唐朝丞相,河北赞皇人氏)。几乎行踪所至,都漾起了作者的诗思,作者的诗歌源头伸展得前所未有的宽广,也前所未有地多视角地展示着诗人的灵感,构蕴着诗的魂彩。他1986年在“青岛览胜”,事后他借海潮立意:“和平的画图美丽而娇脆,永远莫再动枪炮与刀斧”,借石老人峰发言:“经受了大灾大难,才永远那么虚心,而不像有些庶子,出茅庐便狂妄称尊”,每首诗都情兴有自,言不虚发。^[40]他借有关扁担山二郎担山扁担折断的传说为民吁请:“写两行诗,立在路边:‘神仙的扁担也能折断,请爱护农民的双肩!’”^[41]游海口五公祠,作者感叹前朝“将良才流放到海南”,而后人却立祠“载酒祀前贤”,既然“民心如镜,谁个贤良,就该由老百姓裁判”,“历史的经验多么简单易行,为什么用起来这样艰难?”立意语重心长。^[42]他在过韩信破赵处,感叹“可惜,臣子才高,君王疑重,辜负了一代豪杰!”^[43]“济世宏祠,安帮佳论,可惜错付昏鸦”。他在1981年写的《光明顶》中说:“来看光明顶,却在云雾中,民意天须会,人间要好风。”刘章诗文中这类鼓与呼的内容日渐增多,显示了刘章政治上日渐成熟。日常也承认自己农民诗人定位的刘章,其实也很想从农民诗人升华一步。他曾感叹自己:“走半生了,走不出那张画。”什么画?那就是碧树蓝天,如雪白花,幽雅的虫声,幽香庄稼的一片田园风光。田园虽好,但仅仅是田园牧歌却也是不舍追求的刘章的淡淡心愁。因为不去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就会”使诗歌变得单薄、苍白,声音晦

涩、微弱^[44]。刘章可能是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诗歌还不足以“为民鼓与呼”;在一首过屈原沱的诗中,他就曾对比屈原及自己:“细检我诗句,可为人民歌?江风清且爽,难禁汗滂沱。”清风送爽的日子里诗人不禁汗颜,深深反映了诗人自责自砺和对人民诗人的追求。在一些诗中,还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的挑战。在九寨沟《诺日郎瀑布》中作者向往自然的野性、自由的意志,他用瀑布“宁要颤抖着粉碎的喜悦,不要那完整被压抑的纯洁”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追求的坚定。在《香溪》中对王昭君他也一反常论,诗人提出:“尚使不入汉宫去,谁为村姑论短长”,反映了诗人对机遇和地位的认识:有作为的人必须把握好发展自己的机遇。这种认识与他所谈过的“每个人都是棵树,莫错过开花时间”是内在一致的。作者在很多游诗中都深深镌刻着自己深沉的思考而不光只是好山好水好风景。当然与此同时,作者还在坚守着传统的农村题材,而且主要的仍是农村题材。作者也许真诚地固守着“有时最宝贵的,也许就是局限”的警策^[45]。不过在抒写农村风光风情的时候,作者也同样总是通过自己深沉的思考,点睛之笔在诗中注入新活的魂灵。在《牛悼》中作者写了群牛奔聚到悬崖下为三天前“跌死”的那头牛嘶嚎如哭的情形。诗人因动物界的真情和人世冷暖的反差而无声泣血:“我也哭了,但没有声音,流的是血不是泪”,这里显明有着作者对人性的呼唤^[46]。作者诗中回忆起自己牧羊时曾喝止过一头偷吃豆芽的小母羊。这只羊不用石头砸,就“回身似箭的情景”,它喜欢吃,也懂得怕的神态,令作者在怀想中感到一丝歉疚。在如今奢靡风起,“耳闻目睹竟豪华”的年代“它吃几颗豆秧算得了什么”^[47]!这里明则说牛,实则讽人,微言大义,显出刘章直击时弊的幽默率真。作者笔下也曾为山乡腊月大操大办的旧习痛心:“吱哇哇,唢呐不歇/响丁丁,刀勺碗碟/烟筒长叹气/牛羊流血/;为人们思维观念陈旧陋习流布而扼腕:“喝呀,喝呀/喝醉了骂骂咧咧/仿佛骂几声才有味道/才是山里汉子的大气大节/有钱的,掏/没钱的,借/好象卖了老婆赶私份/才算义气豪杰/;为人们“酒醒时叫苦不迭”而无限惋惜;这类诗歌流露着对山乡村民生活行为如何才是健康合理的人文关怀。同旅游题材、农村题材并列的还有一类一般生活题材。这类题材反映了刘章对生活无时无刻的关注,从中更看得出刘章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如《造些街道大拉链》对城市规划无章,街道今天铺明天挖,反复多次,浪费巨大的现象进行了揭露讽刺。他从一则牛顶虎的新闻看到了人为的生存环境造成虎威不在,由此他忧心如焚,“这是一则新闻呀!读着我想哭,想到娇惯的小皇帝,想到我们的民族”,语重心长。连喝酒,作者也体会其非同小可的意义:“白酒性同野火烈,教我关心国运情切切,民莫赌博官莫贪,还我清风与明月!共献肝胆铸江山,五星闪闪永不灭。”又如《感时二首》分别以酒宴和轿车为题,直击腐败;其中“一餐酒宴几头牛?换盏推杯吃不休。野老荒村愁冻馁,官僚广厦厌珍馐”寥寥几句,更是大得白乐天之风。

说刘章是一个虔诚的诗路跋涉者,从以上关于刘章在诗

歌创作活动中对主题的认同和坚持,对题材的探索和创新上的一切进步和努力皆可揽为明证。这些进步和努力托出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刘章和人民诗人的刘章。

但刘章的诗歌却不仅仅止于内容上的变化和深化。虽然内容的升华构成了刘章诗歌成就的主体,但他在次重要的诗歌形式上也下过很大功夫。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中国新诗最活跃,与大众生活最贴近的时期”,流行的诗篇是“恰恰吸收了过去诗词的营养,新旧结合”的诗篇。所以他“想做一个探索新诗与旧体诗相溶合的过河卒子”^[48]。他为了这“过河卒子”的责任,他有如早行人“平平仄仄赶路忙”,不遗余力不问前程地脚踏实地地忙活着。他对什么诗体都有兴趣,自由诗、民谣、儿歌、汉俳、白话律诗、古格律诗一律都咂舌有声。他对诗歌结构形式也进行了多样化探讨。他的诗歌建筑形式其参差体式具有西方自由风味,其传统方式又突显中国风情。他的参差体自由诗类似中国古代杂言诗形式,但严格说其语言特色仍然源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所创建的现代自由诗并与之一脉而非缘自古代杂言诗。这样说并非认为他与中国传统无缘,而是说他主要是一个新诗的创作者,在新诗的形式结构方面刘章借助自己的诗歌创作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的诗不避长句也不嫌短句,长者可达15言,短的只有一字。但作者长长短短的应用绝非绝对自由化,他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在工整中求参差的原则,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整齐而有变化的感觉。其每个诗行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但以一句居多,其如“秋日思,回忆之果,有酸有甜/冬日思,俩心似雪,一尘不染”则以三句为一诗行,既满足了内容上完满表现的需要,又考虑了诗行对称的要求。他的诗在章节上也有所考虑,均以恰当、需要为度。如《家山词》108句就是长长一节,《眼睛》共10句却分五节,每两句即为一节。窥其大要总在家乡大山的历史在作者心目中是似水流长,绵绵不绝,在诗歌表现上自然不应分章节,而要一气呵成;而眼睛的流盼所显示的或“充满阳光”或“目光像针”或“像明亮的山泉”或“像幽深的古井”则各有不同,故宜于分节突出,以彰显其意。作者有的诗是既分章又分节,分章则可以序数或以空白间隔显示,有的虽不分章,但在每个诗节中采用变化诗行数量的办法来突破古板的气氛。如《妈妈,你早点睡觉》:“秋夜,北方农村的火坑/窗外,月色皎皎/ 情人从千里外归来/姑娘的话象炸开的棉桃/纯净如云/丝丝缕缕/轻轻,悄悄/说浅了,怎表哪似火的情肠/说深了,让妈听见有些害臊/女儿催促着妈妈/“妈妈你早点睡觉……”/ 窗外的纺织姑娘/将缠绵的语言纺着/ “妈妈,你早点睡觉/要不困,咱听段戏调”/收录机轻轻地响起来了/“你我好比鸳鸯鸟……”/月儿也好/曲儿也好/ 音乐声中/话儿多少/人家用的是“短波”/只有老妈妈受些干扰/ 采取的是2/9/2/6/4这种五个诗节四种诗行形式的格式,这种形式上的反差极大地适应着诗中“女儿”复杂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很好的统一。可以认为无论长诗、短诗,作者都在不懈地寻找着它

的合适的包装形式。如:抒情诗《长相思》⁽⁴⁹⁾就前有序歌,后有尾声,中间四大段每段都在20节(每节四行)以上。这种完整的结构和悠长形式便于复述完整的爱情故事,倾叙多年来剪不断的情思,可见形式的选择不难说是作者刻意所为。作者是适当应用字数、行数、节数、章数的变化来宣泄自己情怀,表现自己思想观念的高手。长句、短句、单节、多节、节长节短,再加上句群左齐、句群中间缩进、或句群后几行缩进等影响诗歌建筑形式的因素,作者打开了一个新诗外在形式的万花筒。但可喜的是,作者并未因此而毫无规约,他的诗句是错落有致的,诗篇是大致整齐的,均符合人们对新诗的一般审美认识。但形式的易变与纷杂有时也容易影响自己经典的有社会推广意义的形式的产生。新诗创作中,随机赋形,随意赋形的写法固然可以较多取得创作的自由空间,使思想不易受到约束,但个体化(一人一样、一诗一样)的形式也会带来记取、认知、认同上的麻烦。既不讲平仄、对仗,实际上又没有社会认可的建筑形式的诗歌,通常来说总不如传统诗歌流行得开。我们研究一下诗歌的历史,会发现中国诗歌二千年来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讲韵律、讲对仗、讲工整统一的路子,古代杂言诗(类似现代的新诗)之所以难成气候,格律师之所以自六朝产生且逐渐雄霸以后历朝历代,同中国人这种审美心态,审美要求是有关的。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产生新诗以来,其形式的确定迄无成功,恐怕同一味强调诗歌革新、革命而没有很好考虑民族传统审美心理也不无关系。自然,一种新诗歌形式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正如春秋战国从“诗经”开始的四言古体诗(只要求押韵的诗)发展到东汉张衡才开始成熟的五言古体诗,历经三百多年,近体诗(格律诗)从魏晋曹植的尝试到《唐韵》时代格律诗的最终形成经过五百多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今天的新诗的成型也要经过数百年的历炼,也不能说明新诗的发展如果不能取得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观照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在这方面,历史的规律是不能忽视的。刘章在这点上似有顿悟。我2001年10月31日电话采访刘章,他就谈到:“我现在写旧诗,也写新诗,不是不写新诗。但新诗西化太过了,不会有出路。”刘章的确是个学习型的诗人。他起自新诗,但却不以新诗成就为满足,他对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也在不断开拓进取。这表现在,刘章十分注意加强自己诗歌的诗味上。其一是从意蕴上不断进取,由单纯田园牧歌到增加讽喻类诗歌;其二就是从诗歌结构形式上开辟新途。如前所述,他在诗歌外在的结构形式上下了很多功夫。而当他发觉这种外在结构形式的探求没有十分满意结果的时候,他又着力进行着内在结构形式即平仄、对仗、押韵、节顿的探索。刘章也曾经写作过一些无韵诗如:《细雨如愁》,《山葡萄》,其中《山葡萄》作者还颇为自得,但这些都不是作者诗歌的主路子,而且我以为写这种诗时作者其意在探索意蕴美跟音韵美的关系,诗歌意境毕竟是第一位的。这种无韵复有韵的感受是作者对诗歌意韵美认识的深化,但却并非排斥作者对诗歌音韵美的认同。因而作者后来作得更多的是讲究内在结构形

式的诗歌。如《飞花似梦》: /风融融/日融融/翩翩黄蝶西复东,/飞落菜花中/ 杨花飞,李花飞/层层丝丝轻微微/花落不复归 如烟缈,如梦深/如痴如醉正思君/花雨落纷纷

杨花飞,李花飞/一曲情歌酒一杯/深山啼子规! 其诗一章四节,一、三节独立为韵,三、四节共用一韵,用韵异中有同,且间隔穿插用韵。读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有着诗意上的需要:黄蝶落花丛喻追求爱情,而爱情实际不可得(花雨纷飞);这里的主客观表现出差异性,就用了不同的韵体现;客观上“虽花落不复归,”但主观上仍想可重新“复归”,这里用同韵就比较谐调。又如《演员》则使用筋斗韵:要心碎你就心碎/要流泪你就流泪/不要问我:“你演的是谁”/唤醒自己真情味/ 不要问我:“你演的是谁?”/要流泪你就流泪,要心碎你就心碎/

全诗共二节,上节韵字跟下节韵字翻个,起了反复强调而不单调重复的作用。这首诗借演员之口和诗韵的表现手段,反复强调了看戏要情感进戏,不要总理性化看戏而不入戏的这种认识意义,这种近乎抽象的说教甚至有点怨恨的感情,如果不是作者这种表达方式,是很难如此率真而完满地表达出来的。近年来,刘章越来越对音韵美有所追求。他借题发挥地说过:这次我家老大出国到波兰出席诗歌探讨会,一些外国人朗读西方拼音诗效果不理想,他朗诵唐诗,反映特强。外国人又听不懂什么意思,大概是朗朗上口,音韵感染了他们。如果说刘章的十八首“白话律诗”还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徘徊的话,那么诸如《感时二首》就已经纯粹悄悄地进入了古格律诗的天地,其间作者对古代格律运用的娴熟自如足令古人倾倒。试看:

其一

一餐酒宴几头牛?

①—| | | ——

换盏推杯吃不休。

| | ——| | —

野老荒村愁冻馁,

| | ——| | —

官僚广厦厌珍馐。

—| —| | | ——

苍天雨苦因民怨,

—| —| | | —

大地风寒为国忧。

| | ——| | —

食客鲸吞嫌嘴小,

②| ——| | —

如泥烂醉卧高楼。

—| —| | | —

注:“国”字为入声字故为仄声。

其二

一部轿车一座楼,

| | ①—| | —

豪华相竟几时休?
——○| | ——
农家抗旱偏无水,
—①| | ——|
衙署兜风总有油。
②| ——| | —
万里长征先烈死,
| | ——| | —
千秋功业草民愁。
——○| | ——
悲歌泣血朝天唤;
——| | ——|
莫纵骄奢失汴州!
| | ——| | —

注:第一句末救孤平,小有失律;第二句“家”为入声为仄,放在此处失律。

根据平仄分析,只有“娇”和“家”二个字平仄失律,这种失控,既可能是作者为了不因韵害意而故意为之,也可能是作者无意间失之,不过作者根本就没标明自己的这两首诗就是传统的格律诗七律,所以我们也不好要求作者什么,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刘章已有相当的格律诗的功力。刘章在电话采访中承认自己近年来创作的旧体诗比新体诗多,还说他有收旧体诗词汇集成《刘章诗词》出版的意向。果真如此,这在新诗诗人中倒是一件开先河的具有爆炸性影响的大事。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一个曾以新诗开拓自己前途的人,现在转而从传统诗词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这倒是对诗歌界一个极有意义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4][5][7][9][11][14][23][29][31][39][46][47][49]刘章.刘章自选诗〔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276、167、167、202、246、174、123、253、130、164、273、169、114、115、49.
- [2][13][25]刘章.刘章诗选自序〔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6、7、7.
- [3][6][8][12][16][19][21][22][28][30][32][33][34][35][36][37][38][40][41][42][43][45]刘章.刘章诗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137、43、161、39、332、105、85、77、78、12、108、157、73、53、54、56、73、270、291、276、278、263.
- [15]马德俊.诗坛风景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2.
- [17][20]邹建军.世纪末的沉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98、100.
- [18]刘章.太行风景·杨金亭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3
- [24][26][48]刘章.刘章自选诗·自序〔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2、2、2.
- [44]闻山.诗与美·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

(责任编辑 程铁标)

LIU Zhang: trekking on the road of poetry

ZHOU Tao¹, LI Yan-jiang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Shijiazhuang Teachers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8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 Literature, Shijiazhuang Teachers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801, China)

Abstract: LIU Zhang is the only poet who depicts farmers among the poets of older gene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is poems are unrivalled in the marked local flavour. Brought up in the countryside, he steeled himself in the rough circumstances; thus, his theme of industry, love and devotion is embodied in his poem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His poems before the 1970s imply his depression and hesitation in the careless and free tone, while his later poems seem open and mature, giving expression to a combination of joy and anxiety, of quiet and spur. He consistently keeps the country as the theme; at the same time, he extends the range of subjects. Many poems of the subjects of travel and social life are quite realistic and thought-provoking. In the respect of the form, his poems develop from free verse to varieties; especially in the absorption of the classic poetry they reflect his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kilful application.

Key words: LIU Zhang; poet who depicts farmers; poet of people; assiduous poet